

42

36

12

準  
貴

非差遺合上殿者不得  
跡外得報邊事尚拘堂

華洛陽張齊

堅執

都催得一張

是齋齋亦



宋史紀事本末卷第二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  
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爾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  
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日不得報邊事尚拘常  
例况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  
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  
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  
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為相也至是齊賢亦





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榜盡賜進士及第又  
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竝賜出身召邢昂升殿  
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  
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  
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以爲  
致治之具矣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彙及二年漢官奏課  
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  
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  
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母或蔽欺以紊  
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

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叙著爲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  
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  
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今後有省官隨時升降至  
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  
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人之規應羣臣掌  
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  
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編條朋黨比周迭  
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竟勞雖微而必  
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



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隱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紀言勸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脩管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祖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

襍答 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核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



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柰何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違其論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有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

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虞部郎中張泌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竝下



中書樞密三司由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旱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之府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

受賂吉職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土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可大用途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觀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庶萬機至煩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



官請見容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由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

效著聞五代丘軫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蒞聞者任用如故大知勸懲之體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 營田之議

太宗端拱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丞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



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破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明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闡卽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疆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冗參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淤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

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闢地惟種水田緣山道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旣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臺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



牙外... 卷二  
下軍散卒及募民克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  
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  
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  
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  
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  
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  
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  
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  
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幸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  
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

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酷斯為未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  
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邊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  
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圓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  
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徭有隱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事  
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  
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  
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  
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  
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  
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在計蕩  
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



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竝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孽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吊問遺之資竝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

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坵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坵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竝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畝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七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監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



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酉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元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爲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志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均州

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爲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



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美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  
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  
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  
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  
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  
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季至季沆並  
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  
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必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  
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悉以護調蓋將曷以謙冲故乃  
委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予之心至等相率謝帝

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  
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  
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只諭也

二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  
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  
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  
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  
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  
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  
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焉初帝欲以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  
明一日内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  
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  
州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  
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  
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  
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赦封疆  
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

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為民也二  
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  
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  
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  
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  
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  
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  
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  
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  
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  
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



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二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蓋陰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

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于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慶人修寺歷代



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二而爲六矣  
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  
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  
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  
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  
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  
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  
一端也五日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貞寔誦之士知進而  
不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  
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  
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

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堯有知人任賢之德  
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  
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  
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誠有以洎爲知言願陛  
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  
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  
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韞者言  
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專必害正心惟忌賢  
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  
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  
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



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惜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勦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卽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北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

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眼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



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  
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  
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  
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  
委親賢令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  
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  
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  
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  
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  
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能輕浮雖骨肉之  
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干傾

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  
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求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  
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  
懷如天如海可斷卽斷合行卽行愛情志直之臣體察姦  
諛之黨臣又塵著位寔荷恩寵辭狂理恭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閣故事右司諫孫何二疏曰六卿分職  
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辯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  
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  
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後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  
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  
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



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矧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揚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

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倍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擬在陛下行之爾先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儒之士州郡推選而禁私贖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昌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卽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逾且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當



時卽欲密奏值鸞駕北征旣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核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鷄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

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由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卽合先有制置代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今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群雞夜鳴百里嵩



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置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愆上為之憮然

契丹盟好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言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惟怯乃不如一媼銓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

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眾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眾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眾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日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易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十二月帝親禦



契丹以李沆為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者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公俾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任之因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董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弱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何死豈

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法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夫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



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

累我黎庶陛下搃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闕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郵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及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焮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迫乎我來寇以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闕則莫若凡奏邊防陛下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  
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  
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  
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蠱有毒豺狼無厭今契  
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  
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  
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傅潛逗撓  
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  
康保裔死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傅潛還流  
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  
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

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出手詔詢錢若  
水備禦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  
若漢婁敬樊增奉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  
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  
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梁  
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莫  
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  
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  
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劍為北  
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  
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



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  
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  
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  
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  
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  
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  
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  
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  
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  
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閩外之事  
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

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  
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今古語  
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  
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  
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  
兵未嘗小劔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  
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 知雄州  
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爲勞  
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  
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



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澮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土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纒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兕之師莫遏大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恒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

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脩勁弩謹烽燧繕任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二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毒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寧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



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浪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策也又如摧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偷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摧場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場置茶雖皆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祗如靈州足爲證驗况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蕭撻孛寇定州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替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替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



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覆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抗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 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

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寔爲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爲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叅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二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爲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闔志寇準聞之曰是徂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



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卽當遣使己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尙嵐軍李延渥又敗之于瀛州 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爲駕前排陣使是日司

大言曰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塞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捷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捷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旣死虜大挫旣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



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且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變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衆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文曰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懼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

於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謀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



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界我閩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

契丹猶觀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見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入鎮定兩路爲一省北面



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 秋七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 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爲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且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明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 六月契丹饑來市糴詔



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寧來告伐高麗允是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囚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吊祭置帝御筵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二府眾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廷琳據遼陽反初遼東日神冊附契丹無權酷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舡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至覆沒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廷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老穆討平之



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于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  
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斤  
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  
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  
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  
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爲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于宗真  
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爲嗣我死汝子母切  
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  
誣齊天后弟謀逾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  
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  
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

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遂之上京後竟弑之 秋七月

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  
充賀冊及吊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  
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  
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  
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益加禮重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  
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  
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開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  
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肝



食欲棄釁取瓦橋開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采况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孰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與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瞿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

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且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遂以官爵略之夏四月富弼如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鄣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



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兩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請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

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徒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



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王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謂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輔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指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



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李燾曰時劫丹實借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十一月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討元昊未暇與用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冬十月契丹主示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



密副使蕭革逐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餓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卽雲中也契丹建爲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艦腹綿亘數百里旣入敵境俱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詐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蔽耳契丹主旣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  
 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真率廟號興宗子洪基  
 立以大弟重元為大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夜  
 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  
 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  
 勞宜亭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  
 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遣知  
 制誥劉敞使契丹吊祭敞入境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  
 河回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  
 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  
 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駭也為說其  
 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驥之契丹益嘆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  
 主宗真來求御容會率乃已宗真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  
 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  
 曰昔文成弟也弟先而尤於禮為順况今南朝乃伯父之  
 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  
 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蕭再拜謂左右  
 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大叔重元及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向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元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毀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遼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

蕃之地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劾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常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畝畝商嘆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因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



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未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惠宗會于大黃牟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遲延爲言乃命韓二代忱等與禧使人饋

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及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



李彝興與靈武馮揮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  
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開南皆  
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  
令行間謀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  
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  
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  
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  
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  
矣真宗之初趙德用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  
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  
警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

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  
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  
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  
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  
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  
修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于未成  
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  
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



爲異日興兵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扈蕭氏時北  
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  
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乙辛  
既譖殺蕭后謀搆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  
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撒  
刺等廢濬爲庶人徙于上京乙辛夜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于與中府乙辛又欲害  
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衛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爲儲嗣  
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元納夷離畢蕭陶隗  
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

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宗  
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卽日出之與中府其黨多黜遂討  
延禧爲梁王設旗鼓搜刺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  
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事見  
後

天書封祀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爲相用  
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日吏持例簿以進  
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  
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主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



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寢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進知天雄宣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奉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川之盟爲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是言且鼂勉從之帝尚猶豫會



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日宜於正殿建黃錄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太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貯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鸞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首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春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遭

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吹諭以請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至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



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盱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疆敵外患足為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至欽若叅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為分堂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雖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按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

使馮拯陳堯叟為分堂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雖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按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



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安木以天書告於太廟乙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

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圓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

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置王旦奉玉匱置於石礧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礧帝登圓臺閣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書昌殿受羣臣明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爲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



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特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鏡神劍蓋司命真石也是為聖祖官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

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充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於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答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戊申以樞密院事陳堯復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上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項議西幸殆非先王上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

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茲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游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



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必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

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亂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存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實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動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虜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纓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重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動績是陛下



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邊豆簞食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瑞輒又上言方今野鵲山鹿竝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而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曰為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 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

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食銘河濱四海贊 召豈

瀆劉巽瀆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妻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

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乘帛辛未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州遣

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寇準主旦乞休帝故不强其出已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幸



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叅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道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且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習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

象方龍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亡

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

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

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兩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

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其杳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

再拜殿下俄有大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

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

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

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

祖諱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

元聲相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己未大赦 閏十月己



已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竝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丁未作泚水發願文 十

二月戊辰作景靈宮於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官更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文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 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



罷興土木不龍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  
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  
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  
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置長以人而  
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與朴忠雖言切直容  
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  
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  
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  
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巳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  
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賦十之三太史言舍譽星見庚

戊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湏十五年  
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一燭故七年而成  
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  
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  
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  
枉法賊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  
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  
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  
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



謝謂帝嘆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爲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  
皇大帝寶冊衮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太廟謚冊  
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作欽承  
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  
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曾有詔以曾爲會  
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  
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朝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  
臣篤病使待罪宰相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  
王曾罷會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

曾賀皇后家舊第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  
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  
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  
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  
是我自在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蹶躄不能自容以  
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  
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  
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  
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  
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



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卽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恠銜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婚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論德曾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飲牛旣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笈等皆王鉉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旣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

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笈等皆王鉉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旣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



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  
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  
邪今宋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  
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  
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礼衰商州補得道士譙文  
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  
以進代相進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  
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  
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

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  
盟封禪事作祥瑞沆臻天書屢降導迎鎮安一國君臣如  
病狂然吁可恠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  
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  
天眞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鴟自投  
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  
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  
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然不思  
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  
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五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



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燬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丁謂之姦

真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以為然謂既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隙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下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



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 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轎重掖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

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用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



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  
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更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  
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  
耶曾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  
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  
少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  
者及入封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  
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  
也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  
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  
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

下左遷延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  
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言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  
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  
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  
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  
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  
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  
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  
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  
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  
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



間言之后深納焉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戶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真宗之寢疾也事皆決於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為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為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為智也萊公號為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



視若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日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極前卽位更名禎王會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會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卽位年十三矣會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會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

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地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司以下會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會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戊辰賊寇準爲雷州司戶叅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會疑其太重謂熟視會曰居停主人尚有三言乎恐亦未免耳會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



徙于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勅詣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眾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激齊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已酉命叅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能時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

類汝州秦王墳石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書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眾議曰誼懼不能成工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謂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



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謂嘗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

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爲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 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爲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離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



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途諸境上謂欲見準上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讎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卽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下謂當國權勢燻灼因附之與爲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口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動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故切求入中書爲時議所鄙

明肅莊懿之事

真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諡曰莊穆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



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爲已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初后父迥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鬻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爲后上旣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

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初帝欲立劉后使下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八月乙巳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於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  
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  
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  
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  
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  
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  
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  
者多憚宗道目為魚頭參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寧殿  
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大  
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  
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  
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  
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  
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  
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  
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  
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  
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



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太  
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空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

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朱郊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



必易以鉤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曾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自臺吏母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

至身擗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獻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闢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常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剛



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初

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

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

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

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母得輒言皇太后垂

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

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拔春秋考仲子之

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郭后之廢 溫成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

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

雖立而頗見疎

明道二年夏四月呂夷簡張耒劾陳堯佐范雍趙稹晏

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

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

夷簡謀以張耒等皆附太后欲采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

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

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

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

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為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



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立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王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詰夷簡曰大

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閣請封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無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爲皇后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閔以稱坤儀旣而左右



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葬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詔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聞文應以常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歛葬而停謚冊耐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慶曆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時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若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



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冊美人張氏  
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  
之同知諫院王摯自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  
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剡剡曰此姦人之謀  
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  
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  
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  
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  
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

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  
博知益州日造間金竒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  
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  
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  
避何辭干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  
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  
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  
彥博拜謝不已帝怒亦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  
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  
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  
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帝



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媼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使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洙讀冊宰相護堯帝從之洙曰陛下若以臣洙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翰林學士上

論固是爭咎執中

天聖災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畿邑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逾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逾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顯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



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闈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卽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雨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戒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

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墜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昌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



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爲天以臺榭宮室  
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  
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  
天變榮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  
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  
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  
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  
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  
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  
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  
發洩於玉清宮雷雨雜下烈燄四起樓觀燬盡數刻而盡

水備於水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  
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極失職之民察輔弼及  
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  
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爲祐決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  
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  
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  
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  
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  
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  
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  
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



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  
 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  
 見之變是陛下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  
 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  
 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  
 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  
 四方以來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  
 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  
 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譖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  
 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與師徒而不能救  
 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  
 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  
 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  
 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茶鹽權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  
 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  
 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  
 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  
 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  
 宜與大臣議揀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  
 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



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菓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至是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二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釐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顯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竝邊芻粟上皆從之

三年十一月復權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



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摧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代木造船輦用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通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感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

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權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慶曆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權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竝邊入中芻粟子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子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重裹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



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未與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釐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未與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權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權法兵民釐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

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少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釐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權茶自茶爲官權民私禁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



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  
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旣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  
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  
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  
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典  
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  
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曰  
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  
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  
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

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  
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  
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  
幅員數千里爲陷筭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  
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謹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  
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  
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  
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  
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  
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



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熙寧二年三月以薛向爲江浙荆淮發運使時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令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封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請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卽水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

十萬緡儲永興爲鹽鈔官本官日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摧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鈐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創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尚立鹽鈔本其後多  
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  
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省富作業為多少之差  
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  
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  
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權茶當時劉摯蘇轍論陸  
師閔在成都增場權茶其害過於市日遂貶師閔官而罷  
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黃廉往蔡確出為陝西都  
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  
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請權熙去茶勿改而罷成都

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母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  
額為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皆謂使初陸師閔歲計  
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歛怨無公不至及廉盡除公  
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可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欲囊括四方之錢  
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凡輸錢於權貨務請  
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向人凡三輸錢始獲  
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沒於是有齎數十萬  
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  
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



法誤民京怒奪纏官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直士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李士承旨劉焜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又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真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慶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禘安之樂而縣樂舞經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昭穎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封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陸毫肆絲圍十分三釐玖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倫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昭道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



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  
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  
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  
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初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  
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鐸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  
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  
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以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  
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  
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  
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  
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

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  
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  
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  
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  
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  
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  
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  
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  
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  
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聲大變古  
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



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行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游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與鐘鐃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鐃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

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曰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和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聲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



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偁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



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卽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龠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

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開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卽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



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竝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選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鞀應共十二面備



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鐃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鞀以應之又所造大竿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竝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五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

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二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竝肄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既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增篳篥瑟五器本無清聲玉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曲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



時商角依次竝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  
 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初意  
 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  
 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  
 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  
 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  
 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  
 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  
 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  
 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  
 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太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

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  
 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考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  
 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  
 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  
 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  
 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  
 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  
 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  
 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  
 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  
 書二學鮮竝互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



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叅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竝從之 宋祁田况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分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旣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漢以救民武以象伐傳



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  
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  
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  
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  
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  
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  
其仁厚祇覽所議孰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  
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  
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備用諸郊廟告於神  
明日大且安誠得其正

四年五月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

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  
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  
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  
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爲  
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  
黃鐘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  
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  
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  
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  
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



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隋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鍾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竝也今十二鐘若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

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嘩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鑿鑿而不能言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運作之事務為異議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



月乙亥御紫震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  
 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竝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  
 新樂下相去一律難竝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  
 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  
 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  
 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  
 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  
 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  
 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寧朕皇祖寶誦鐘寧斯萬年

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  
 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身鬱而不揚其鐃鐘又長  
 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  
 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  
 行禮而罷人以劉義叟之言為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  
 諧合而與始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定朝社稷事於山川鬼  
 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  
 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  
 音夫所謂祝啟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



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曷擊是祝故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  
鳴球與祝故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故也今陛  
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  
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故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卽位於禮樂之  
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  
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  
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  
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  
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詭  
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

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桴二米真黍以律  
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思賚  
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  
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  
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  
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  
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  
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  
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  
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  
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



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埴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宣之於牀竝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有匏竹不宣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

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罍十二虞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虞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虞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虞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竝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虞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虞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罍鐘十二虞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朝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



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  
 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  
 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  
 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  
 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  
 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籀籒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  
 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  
 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為八論自叙  
 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世具无一無抵牾樂下  
 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

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  
 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  
 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  
 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  
 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  
 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  
 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為經  
 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宮七音運生於  
 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  
 聲聲相律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



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奏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復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

大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可攝然後四序可得而謂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三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



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意焉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官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

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之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場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



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白鼎  
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  
成大司樂劉昂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能罷按金鐘簫  
鼓感篋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  
鄭衛詔罷之又依昂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  
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唐寅樂成列於崇  
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  
之旣奏新樂帝顏和豫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  
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大尉率百僚奉觴稱壽着  
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  
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邇者得隱逸之士於草

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  
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  
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  
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  
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  
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  
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  
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竝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  
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加  
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  
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孰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具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沾滯憑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

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竝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廡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早緣紳帶佩玉從劉昂製也昂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



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滯雜于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洛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中呂宮以夷則為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改定詔可

### 慶曆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未至即論事坐罷

館閣校勘歐陽修監書貴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美賢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斬廣儲畜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



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  
委大抵譏切時敝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  
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  
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  
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  
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及黯在  
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龔疎漢皇吳主熟  
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新政以來屢逐言事  
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  
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  
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

置鄧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  
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  
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  
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謂質質曰布文賢者得爲  
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  
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謔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  
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  
淹朋黨勝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  
歷觀前代神聖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隱  
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



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卽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甌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意卽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昏羅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奮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老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存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俊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當其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蔽塞主勢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惶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乞端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



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  
徒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  
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惟  
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  
恐懼所恠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飛安民心  
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請備白災眚之端以啓  
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欲言又見  
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記天下不許  
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  
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

衆莫敢為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  
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遜俳優  
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  
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  
盱眙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真宗末年  
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  
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  
誅歛科索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  
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  
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諂近習之纖人  
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



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  
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擢平  
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石中立在  
朝行以談諧目任物望甚輕乃爲執政又張觀爲御史中  
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溫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  
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  
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咲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  
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  
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十月丙  
寅詔 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  
誣以事語入帝怒遂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

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  
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  
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  
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不  
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  
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  
常轉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  
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  
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  
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



士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筆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慶曆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賢設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二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

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

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諳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喪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



月以夏竦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日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摈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卽

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當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体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在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封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  
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  
卽口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徒知  
亳州竦至毫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  
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  
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  
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竝退衆賢竝進  
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  
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  
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貴效矣 國子監出講  
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

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  
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  
行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  
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闔晨坐太  
極書開闈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灑 上震搖六合如  
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恠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  
吉初聞皇帝感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  
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  
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京兆聖



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對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塵竭契丹忘義檣杙餐餒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瘡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寶贊予予其敢忽竝來弼予民無瘡扎曰衍汝來汝予黃髮垂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上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

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轍上言論礫硠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竝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母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暖良掃除妖魁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二斷則不惑既



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跋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恠輩壞事也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隨國事益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



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然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芴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儒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

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又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覈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賞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逸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侯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



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收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盥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盥之等首被茲選盥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遯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王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眾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憤排具申凡目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



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封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會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遽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眞宗卽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

于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

臬掌學政以六藝教

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陰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爲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仕然後得請太宗卽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二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第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名爲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闕大論者籍上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堯俸者不便由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

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又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遠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卽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穢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爲便仲淹愕然仲淹旣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劾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同心同



謀明足以昭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八月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旣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九月甲申以杜衍爲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叅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毋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諷不止乃命

使齊敷告卽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叅知政事主貽求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奉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緝劉



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回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旣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爲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

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叙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爲



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勤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具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砦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論裨將狄青往戡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

是深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益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以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



黨嘗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  
未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  
校補邊自京師貧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  
錢為償之道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  
稅 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  
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為徂徠先  
生貌厚氣完學篤志大雖在猷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  
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  
不變曰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滌  
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復  
詩時介已死直溫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欲報之

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  
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在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  
屬眾不敢答堂書記龍贊請臣願以國族保介必死提刑呂  
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  
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彞管池州

身及... 卷二 三十一



卷二

二